

中國運動國聯理事連任失敗之意義

徐敦璋

四川危急了！

魯學瀛

「滿洲國」視察記

田伯烈

關於「國醫」問題的討論 (二)

我對於西醫及所謂國醫的見解

劉學濬

附答

孟真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第一二一號

國民三十三年十月七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北平   | 四馬路！大衆出版社經售 | 北平   | 四馬路！大衆出版社經售 |
| 天津   | 天津南門外！民智書局  | 天津   | 天津南門外！民智書局  |
| 上海   | 上海南京路！文元書局  | 上海   | 上海南京路！文元書局  |
| 南京   | 南京太平街！中央書局  | 南京   | 南京太平街！中央書局  |
| 蘇州   | 蘇州觀前街！天一書局  | 蘇州   | 蘇州觀前街！天一書局  |
| 杭州   | 杭州湖濱路！新華書店  | 杭州   | 杭州湖濱路！新華書店  |
| 蕪湖   | 蕪湖太平街！中央書局  | 蕪湖   | 蕪湖太平街！中央書局  |
| 漢口   | 漢口英租界！新華書店  | 漢口   | 漢口英租界！新華書店  |
| 開明書店 | 現代書局代定      | 開明書店 | 現代書局代定      |
| 武昌   | 武昌新華公司！代定   | 武昌   | 武昌新華公司！代定   |
| 南昌   | 南昌新華公司！代定   | 南昌   | 南昌新華公司！代定   |
| 廣州   | 廣州新華公司！代定   | 廣州   | 廣州新華公司！代定   |
| 汕頭   | 汕頭新華公司！代定   | 汕頭   | 汕頭新華公司！代定   |
| 香港   | 香港新華公司！代定   | 香港   | 香港新華公司！代定   |
| 澳門   | 澳門新華公司！代定   | 澳門   | 澳門新華公司！代定   |
| 梧州   | 梧州新華公司！代定   | 梧州   | 梧州新華公司！代定   |
| 柳州   | 柳州新華公司！代定   | 柳州   | 柳州新華公司！代定   |
| 貴陽   | 貴陽新華公司！代定   | 貴陽   | 貴陽新華公司！代定   |
| 昆明   | 昆明新華公司！代定   | 昆明   | 昆明新華公司！代定   |
| 西安   | 西安新華公司！代定   | 西安   | 西安新華公司！代定   |
| 蘭州   | 蘭州新華公司！代定   | 蘭州   | 蘭州新華公司！代定   |
| 成都   | 成都新華公司！代定   | 成都   | 成都新華公司！代定   |
| 重慶   | 重慶新華公司！代定   | 重慶   | 重慶新華公司！代定   |
| 雲南   | 雲南新華公司！代定   | 雲南   | 雲南新華公司！代定   |
| 貴州   | 貴州新華公司！代定   | 貴州   | 貴州新華公司！代定   |
| 湖南   | 湖南新華公司！代定   | 湖南   | 湖南新華公司！代定   |
| 湖北   | 湖北新華公司！代定   | 湖北   | 湖北新華公司！代定   |
| 山東   | 山東新華公司！代定   | 山東   | 山東新華公司！代定   |
| 山西   | 山西新華公司！代定   | 山西   | 山西新華公司！代定   |
| 河北   | 河北新華公司！代定   | 河北   | 河北新華公司！代定   |
| 河南   | 河南新華公司！代定   | 河南   | 河南新華公司！代定   |
| 安徽   | 安徽新華公司！代定   | 安徽   | 安徽新華公司！代定   |
| 浙江   | 浙江新華公司！代定   | 浙江   | 浙江新華公司！代定   |
| 江西   | 江西新華公司！代定   | 江西   | 江西新華公司！代定   |
| 福建   | 福建新華公司！代定   | 福建   | 福建新華公司！代定   |
| 廣東   | 廣東新華公司！代定   | 廣東   | 廣東新華公司！代定   |
| 廣西   | 廣西新華公司！代定   | 廣西   | 廣西新華公司！代定   |
| 四川   | 四川新華公司！代定   | 四川   | 四川新華公司！代定   |
| 陝西   | 陝西新華公司！代定   | 陝西   | 陝西新華公司！代定   |
| 甘肅   | 甘肅新華公司！代定   | 甘肅   | 甘肅新華公司！代定   |
| 青海   | 青海新華公司！代定   | 青海   | 青海新華公司！代定   |
| 寧夏   | 寧夏新華公司！代定   | 寧夏   | 寧夏新華公司！代定   |
| 河南   | 河南新華公司！代定   | 河南   | 河南新華公司！代定   |
| 湖南   | 湖南新華公司！代定   | 湖南   | 湖南新華公司！代定   |
| 湖北   | 湖北新華公司！代定   | 湖北   | 湖北新華公司！代定   |
| 山東   | 山東新華公司！代定   | 山東   | 山東新華公司！代定   |
| 山西   | 山西新華公司！代定   | 山西   | 山西新華公司！代定   |
| 河北   | 河北新華公司！代定   | 河北   | 河北新華公司！代定   |
| 河南   | 河南新華公司！代定   | 河南   | 河南新華公司！代定   |
| 安徽   | 安徽新華公司！代定   | 安徽   | 安徽新華公司！代定   |
| 浙江   | 浙江新華公司！代定   | 浙江   | 浙江新華公司！代定   |
| 江西   | 江西新華公司！代定   | 江西   | 江西新華公司！代定   |
| 福建   | 福建新華公司！代定   | 福建   | 福建新華公司！代定   |
| 廣東   | 廣東新華公司！代定   | 廣東   | 廣東新華公司！代定   |
| 廣西   | 廣西新華公司！代定   | 廣西   | 廣西新華公司！代定   |
| 四川   | 四川新華公司！代定   | 四川   | 四川新華公司！代定   |
| 陝西   | 陝西新華公司！代定   | 陝西   | 陝西新華公司！代定   |
| 甘肅   | 甘肅新華公司！代定   | 甘肅   | 甘肅新華公司！代定   |
| 青海   | 青海新華公司！代定   | 青海   | 青海新華公司！代定   |
| 寧夏   | 寧夏新華公司！代定   | 寧夏   | 寧夏新華公司！代定   |

## 中國運動國聯理事連任失敗之意義

徐敦璋

我國於一九三一年當選爲國聯非常任理事。三年任滿，照章非有國聯大會三分之二會員國之選舉，不能連任。

因此，本屆大會我國代表事前在日內瓦與各國代表團聯絡，希望中國能得三分之二會員國之贊助，獲得非常任理事席之連任權。乃事實上我國代表團之運動竟告失敗。從此中國當選爲理事國之機會，只好再等三年。那時能否如願以償，尙待中國本國內之努力和世界形勢之變化。

據日來報紙所載，或私人談話所表示者，我國人民對於此次失敗之意見，約有下列諸種：

一、有人認爲國聯已快到總崩潰時期，我國之當選理事一席否，根本無所謂失敗，亦無所謂失望。我們不必責人，爭那些閒氣。我們好自爲之罷！

二、有些人認爲國聯尙是一個國際政治中心，很可以利用他以達到我國外交的目的。如今理事連任運動失敗了，無異宣告我國日內瓦外交路線之「此路不通」。

三、有些人總以爲我國依靠國聯外交之結果，丟掉東北四省。如今日本退出國聯，遠東的中國連一個非常任理

事尙不能得到，國聯真是「豈有此理」。太使我國難堪了。我國不能連任理事，是國聯的損失，也是中國的損失。

其實，我們如果明瞭國際聯盟的內容，則我們此次的失敗，根本不能責備國聯。以目前我國的國際地位，來說爭此項選舉，是必定失敗的。所以我們的失敗，是「勢所必至理所固然」的。我國何必因此一事即苛責國聯。我們更何必因此意中事，而在「僥倖之想」，或自甘暴棄呢！

國聯是國際政治的穿衣鏡。你是個穿甚麼衣服的國軍，國聯那一架鏡子，即能把你反照出來，給全世界看。國聯是一個真實的大照像機，一個國家的真實容貌，他總能把他照出來，而且不用也不能加以修底板的工夫。國聯又是一個國際外交交易所，一個國家有甚麼貨色，到那市場上，總能給你一個公道的價錢。不到市場，國聯把你沒法。退出了那交易所，只好在外面去做交易。國聯也把你沒法。如果你加入了那個世界政治的大市場，一切的估價，是有一定的原則和公平的等分的。中國是國聯的會員國，總算加入了那國際外交的交易所了。總算是走到穿衣鏡處。

照像機前面了。過去的容貌，像片，早已照出來了。過去的價值，早已佔定了。他們說：「中國不是第一等強國，所以不能當常任理事。」他們說：「中國不是第二等強國，所以不能連任非常任理事。」他們說：「中國是第三流國家，所以只能輪流的當非常任理事。」而且中國應根據國際聯盟選舉的習慣——地理分配原則，（Principle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及輪流原則，（Principle of rotation）只能與亞洲各國聯第三等會員國輪流担任理事一席。此次中國運動聯任理事一席，在國聯的各國認為中國是越等價分，所以不能贊同。在亞洲各弱小會員國們看來，認為中國將佔了他們當選為理事之機會，和他們以後當選作非常任理事之權利。這種種的話，自然傷了我國的自尊心，及虛榮心，而且損失了我們的國際地位。但是事實是事實，理論是理論。外交是外交，情感是情感。我們如不能或不願退出國聯，我們如還想利用國聯的話，則他們不選舉中國為理事，我們有何辦法？因為人類具有勢利眼，中國既不能自己一時變為強國，對他們有所威嚇或勝利，又不能強迫他們投我國的票，——理事會選舉用秘密不記名投票法——所以此次的失敗，是當然的。以上的話，頗費解釋。非把理事會十餘年來組織方面的變遷，略加敘

### 獨立評論 第二二號 中國運動國聯理事連任失敗之意義

述，則國人必定不能明白此次失敗之根本原因，及其意義。徒自痛罵，或抱怨失敗，都是不知己與不知人的錯誤。國際聯合會理事會成立之初，共有常任理事五席。為英美日法意五強所霸佔。（美始終未加入。）又有非常任理事四席，由全體大會選舉。（未選舉前暫由巴黎和會指定西班牙希臘巴西及比利時担任。）在巴黎和會當中，各弱小國家即反對常任理事之設立。但因為五大強國的把持，弱小國家終無辦法。一九二〇年理事會正式成立。是年全體大會中選舉非常任理事時，各國競爭，非常激烈。并有創議改組者。然以更改困難，大家只好暫時維持原狀。一九三二年，因非常任理事席不敷分配，於是臨時增加此項理事二名。一九二六年德國入盟為常任理事，波蘭西班牙及巴西要求常任理事不遂。國聯為應付該三國之要求，於是增加非常任理事三名。共計十四席。常任理事五席，及非常任理事九席。但非常任理事，任期三年。三年任滿後，如能得全體大會三分之二之同意，（秘密投票）可以連任。但此項連任席，同時不得超過三席。此種辦法，乃一種折衷的辦法。希望波蘭西班牙及巴西三國，每次選舉能得三分之二之同意，可以永久連任下去。理論上該三國自然每次須得三分之二之同意，纔可以連任。但事實

上，波蘭同西班牙兩國無形中連任至今，已是常任理事。所以自從一九二六年後，非常任理事九席之中，事實上分為兩種：即非常任理事及半非常任理事 (Semi-Non-Permanent Seats)。

中國在巴黎和會國際聯盟的起草委員會中，雖曾經原則上反對常任理事席之設立。但羅維鈞出席該會時，并未堅持此項主張。而且顧氏在該會議席上，始中并未作要求常任理事之想。一九二〇年，大會中，因顧氏之努力，幸而中國當選為非常任理事。隨後經羅維鈞，唐在復，朱兆

莘諸氏之努力，屢次運動此席，并未能完全達到目的。一九二六年，德國入盟的時期，波蘭西班牙巴西三國乘機要挾。中國代表朱兆莘氏，也會在大會中，要求中國應當為常任理事。但當時朱氏既未堅持此項意見，而且國聯會員國亦未十分注意此事。後因理事席增加，中國當選一次非常任理事。以後雖中國屢次要求連任，因為各國只以第三

流國家看待中國，所以始終未能得三分之二之同意票，不能連任。至一九三一年，經伍朝樞氏之努力，始得一席。如今三年期滿，要求連任。在我們自然理直氣壯，以東亞大國自居，應與波蘭西班牙等國，升為第二流國家，以期得到連任權。然世界各國，始終以第三等國家看中國，他

們那能隨便給與中國以連任之權。所以他們口頭雖然答應投票，暗中仍然反對。以為中國尚不能夠與西班牙波蘭等第二流國家居同等地位。

中國既不能在他們眼中以二等國家相待，中國如欲當選為理事，中國只能步三等國家之後塵，依國聯一向之習慣，以地理區域及文化分佈之狀況，輪流的當選為非常任理事。

按地理分配之原則，在第一屆國聯大會中，以中國顧維鈞氏之提倡，已獲得全體會員國之贊成。根據此次諒解，中國始能於一九二〇年取希臘之非常任理事席而代之。以後大會，每屆理事選舉時，對此原則，事實上，均加以默認。已成一種國聯的不成文法。十餘年來，大會之內，無形之中，分成數派，各佔理事數席。計有：

一，大英帝國及其殖民地一派；

佔二席

常任一席—英  
非常任一席—殖民地

二，法國及其同盟國為一派；

佔三席

非常任二席—小協約國  
常任一席—法  
非常任一席—波蘭

三，南美洲拉丁國家及西班牙自成一派；

佔四席

非常任三席——南美各國

常任一席——西班牙

四，北歐斯堪的那維亞各國爲一派；佔一席——非常任席

五，亞洲各國爲一派；

佔二席

常任一席——日本

非常任一席——亞洲各國

六，其他各國佔二席——常任二席：意大利，德意志十餘年來，各派之中，往往一致對外，把持本派每屆之理事會席數。而且每派之中，各自輪流擔任。其所獲得之非常任理事席，不許外來勢力侵入，也不許自己一派中之任何國家所把持，或獨佔。因此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凡沒有派別之弱小國家，在國聯大會之中，從無機會能獲得非常任理事一席者。一九三三年，因爲此等不分派別之會員團結成派，要求分調，國聯大會不得已始暫時增加非常任理事一席，以應此等會員國家之要求。於是理事選舉又多一派國家競爭。

中國十餘年來屬亞洲派一系。已經數次當選爲理事國

獨立評論 第二二一號 中國運動國聯理事連任失敗之意義

。日本乃常任理事，無所謂問題。波斯國已輪流作過理事。惟土耳其爲新近加入之會員國，既與東歐國際政局發生密切之關係，又係代表回教民族之國家，而且從未當過一次理事。依輪流制及地理分配之原則，當然於本屆大會之中，大家選舉土耳其爲亞洲國家的代表。中國既是第三流國家，當然得讓新來之土耳其，然後合于地理分配之原則，與輪流制度之辦法。否則只好請其餘各派，讓出理事席以給中國。此事在現在的世界，那能辦得到？

又中國若得到連任權利，則無形之中，事實之上即升爲第二流國家。得到連任資格，則與西班牙及波蘭等國，是同等地位。巴西之連任地位，即被中國奪取。此事南美諸國及西班牙波蘭等國，那能答應？所以中國此次要求連任，在亞洲各會員國看來，是爭奪他們的輪流機會。在其他各國看來，——特別是南美諸國看來，是排擠他們的非常任理事一席。在國聯諸會員國看來，中國是借分爭權。

由上面的情形看來，中國此次運動連任理事席之失敗，是「勢所必至，理所固然」的。但是此次失敗之意義爲何？於國聯有甚麼影響？於中國有甚麼影響？以我個人之觀察，則下列諸點頗值得注意：

一，國聯之日趨歐洲化 蘇俄既已加入國聯。歐陸各

國，只剩一個德意志了。德國處四面包圍之中，雖暫時退出國聯，然大勢所迫，恐非再度入盟不可。日本既已退出，中國又不得連任，土耳其雖是亞洲國家，到底還是一個東歐的，回教的近東的利害接近國家。與東亞大局，不生關係。現在理事會之會員，除南美各代表外，均是歐洲國家或與歐洲生直接關係之會員國。所謂亞洲，有色人種之世界，無人得在國聯理事會中列席矣。

二，中國國際地位之日趨低落。國聯成立之初，要包括全世界各國。所謂世界的組織，并非一區域或一部分之組織。所以蘇俄北美合衆國及德意志等國，於一九二〇年，不能入盟，是國聯一件恨事。於是千方百計，於一九二六年誘德國之加入。歷年以來，設法讓北美合衆國與國聯發生關係。一九三一年滿洲問題發生之後，國聯更不惜委屈求全，讓美國代表出席理事會。今更以三分之二會員國之同意，邀請蘇俄入盟。對於日德之退盟，尙時存萬一之想，虛位以待該兩國之重返日內瓦。但是日本已退出於前，似乎一時無反盟之可能性。所謂亞洲東亞地帶，所謂有色人種之世界，在理事會中，無一席之代表。中國的地位，如能稍加增漲，則必可以因日本之退盟以取得代表日本及東亞代表之資格，加入理事會，爲連任或半當任理事。

今者運動失敗，吾人不能不承認我國國際地位之日趨低落。得此良好機會，而無法取得此國際地位也。

三，連任之失敗，只能影響到中國在國際上之空名，并不能影響中國本身之實際利益，而我們不能因此即認定日內瓦外交線之不能通行。各國競爭理事之意義及動機，不外三種：一爲本國代表個人之勝利，虛榮心之滿足。二爲在理事席上可以參與許多世界政治之事。三爲增加本國國際地位之光榮。實際上，一個國家因爲無人在理事會中，并無多大損失。因爲按國聯盟約第四條第五節之規定：「凡未列席於理事會之聯合會會員，如遇該會討論一件事與之有特別關係時，得請其派一代表，以理事會會員名義列席。」所以中國雖平日無人在理事會席上，爲國爭光。一旦大事發生，與中國發生關係時，中國代表仍可出席理事會，說明一切。而且理事會之處理事件，多在會外，事先接洽交涉，以圖圓滿解決。所謂理事會議只具形勢而已，原不足重視。

又盟約第十五條第六節規定，凡是國際紛爭報告書之決議，當事國家代表，在理事會席上，均無投票權。所以中國一時雖無代表在理事會議席上出席，但凡與中國有關係之大事件發生，我國代表自然無權投票，然對方國家之

代表，亦無投票權。因此中國雖然一時失了理事資格，損失了許多光榮，國家的國際名譽，然於我國在日內瓦之外交，如能善自爲之，仍可利用國聯以達到種種目的。所以此次的事件并非完全失敗，對於今後外交並非不能再有所策劃或運用也。

總之：中國此次運動連任理事之失敗，大半因爲自己本國情形之紊亂，未能努力發展國威，使世界各國承認中

## 四川危急了！

魯學瀛

四川局勢到了今日，真是臨到生死關頭。基幹軍隊——二十一軍——在過去一年以獨當一面之故，筋疲力倦，顯然難再支持。而徐向前匪現正傾其全力，企圖突破宜漢關江，南下萬縣。長江咽喉，因而切斷，固意中事。然尤其可慮的，即目前飄忽湘黔邊境之賀龍和最近逃竄湘南之蕭克皆有與之謀取聯絡的可能。此種報紙所傳來的消息和各種悲慘現象的回憶，使我對於目前四川，真不勝其杞憂。假使此時政府與人民再不爲川省思慮一點拯救辦法，則此七千餘萬（？）同胞必將永遠沉淪了。

使我們最擔憂的，即四川剿匪目前已甚困難，而萬一

國的國際地位。運動失敗是「理所必至」的。他們看來，我本是三等弱國，在國聯之交易所中，要求善價，在國聯的大照像機及穿衣鏡前，想照出美麗的像來，那是不可能的事。中國人不必罵國聯對不起我們，我們還是自己努力吧！諺云：「責人不如責己」。善哉斯言。

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

共患形成，則更將無法收拾。爲共黨着想，亦只有四川一省可以盤根錯節，作千秋百世的打算。第一，四川富饒，百物具備。物質供給，永遠無匱。第二，地勢險要，百倍贛南。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現在各方交責劉湘剿匪不力，但亦非盡情之語。緣徐向前所佔巴中一帶崇山峻嶺，形勢險絕。縱橫數百里內，森林叢集，不見天日。官軍進剿，多待仰攻。損失大而收效少。而且在此種環境內，飛機大炮，往往不能發揮威能。何況除此而外，各軍復同床異夢，後方交通之聯絡糧餉之供應，又無精密的籌劃呢！作者語此，絕非爲川軍人張目，乃欲說明匪勢坐大之後，

縱然各方同心協剿，地理形勢亦不允許樂觀。

今年初夏成都會議席上曾決定組織前方軍事委員會，而以劉從雲爲其長。當時一般的觀察以爲此次大總攻再無進展，則局勢必將急轉直下，形成不可收拾地步。蓋過去一年，匪方實力，損失極微；而官軍主要份子之二十一軍以獨當一面之故，精銳反喪失不少。據最近報載，劉湘已命潘文華部開赴前方。是則充分證明官軍已到最後掙扎關頭，不勝即有傾覆之虞。至目前剿匪情勢，本文開章，曾扼要說明。姑無論田頌堯鄧錫侯李家鈺羅澤洲之能否防堵徐匪西進成都（昨日報載，三四路亦吃緊），即或萬縣有警，重慶已足動搖。而同時退守西境之川軍與外界聯絡一旦切斷，軍火供給將成絕望。即使各軍那時能澈底覺悟，協力反攻，但軍事形勢一旦失措至此，則大局寧堪設想。

就目前形勢言，第一，中央應立派大軍入川。目前駐防宜昌之徐源泉部及東北軍部與靠近川東北之楊虎臣部皆可就近分道入川，而無牽動江西軍事之虞。第二，中央軍入川，民衆對之，早如大旱之望雲霓。此觀於近來士紳籲請中央協剿之電，可以相信。不過軍人對之，態度必不一致：一部份想現有優勢之不保，將有所不滿；一部份想利

用中央以推翻防區最大之軍隊，而造成一種利於自己的局勢。我以爲這種「以毒攻毒」的策略，中央絕對不能運用。蓋萬一中央厚於甲而薄於乙，表示一種親疏的態度，則共匪未滅，內閥反先造成，豈非下策。以目前贛方圍方軍事之吃緊，中央實無武力統一四川之力，而且共匪目前是那樣的猖獗，不先剿匪，則整個四川且將不保，又怎能先計及其他呢！我以爲目前中央能做到的應做到的：是即以三四萬精銳之師開赴萬淪；在極誠懇和公正態度之下，督率各軍進剿。對各軍糧餉，應充分接濟而無分軒輊。劉湘部下雖有可議，但其本人在四川軍人中，尚不失爲具有政治頭腦者。其實力亦最大。中央宜從旁督促其負責全局。我想中央態度，如能表現出懇切而公正，則決不致以軍隊入川之故，而引起少數軍人的誤會。

第三，目前救川，只在剿匪。剿匪告有段落之後，纔能談到其他善後和整理問題。不過在剿匪期中，有兩件事情能同時併進而不致影響軍事的；第一件就是烟患須分期禁絕。我們目睹那種家家戶戶吞雲吐霧情形和人種逐漸萎縮不振的現象，真覺萬分痛心。烟患不絕，則一切問題談來俱落空。政府必以極大決心剷除之。第二件是以中央經費補助地方教育。四川文風夙盛，一般學生刻苦好學和接

收新思想能力，遠非長江下游所及。我們看到每年暑假成千的學生東下留學，便可想到一班青年求知心是如何迫切。可是目前教育狀況，太令人灰心。中小學經費向例一年領不到半年。許多教員爲維持生活起見，不得不兼領點。常有每週兼課至四五十鐘點者。即此一點，我們已不能期望其有良好結果。至於大學，目前僅有三座（國立四川大學和私立華西協合大學和重慶大學）。三校經費大致無甚問題，可是關於教育方針以及課程設備等，統有亟待改

## 「滿洲國」視察記

田伯烈

英國 Manchester Guardian 報的駐華記者田伯烈先生 (H. J. Timperley) 最近由偽國回來，寫了這一篇通信，我們感謝他把副本給我們翻譯發表。

經過了過去十二個月，「滿洲國」現狀並沒有多大變更。凡一年以前所能看見的建築與實業活動，現在還在繼續着，交通是進步了，幣制統一也差不多已經完成了。爲了這些事業，本地的人民似乎應當是很感謝的；不過顯明的事實却告訴我們，他們却並不感謝；而且據一般識者底

進充實的必要。我以爲四川既幸而有這多有志氣青年。政府應加愛惜，使我們有良好教育環境。我以爲政府對於四川中小學經費來源，有應切實整理。不足之數，再由國庫撥助。使教書者可以安心教書；讀書者可以靜心讀書。對於大學教育，應充分接濟人材。教育方針尤須改弦更張。有了可用的人材，四川將來自不患無人支持。

九月十日。南京。

推測，他們也許就永遠不會感謝。

在十二個月以前，事實上好像是：如果在一個相當期間以內，日本人真能確保他們生命財產底安全，那末滿洲的農民，也許能忍受這個侵略者底存在。可是在這一方面的進展未免太小了。記者雖然總想要對應該信任的地方加以信任，但是本人在八月間經過了兩個星期的旅行視察以後，却不能不這麼斷定地說：「土匪」在「滿洲國」還依然是一個大問題，而有些地方，在這一點上情形就比一年前還更糟。沿着鐵路底各主要線，除中東路底東支線是一

個可注意的例外，情形顯然是比以前較好。可是，雖然是如此，報紙上却還是幾乎沒有一日不登載着「匪案」，報告着他們在內地各鄉村行劫，以至于殺害或綁去了許多不幸的居民的新聞。吉林省與「奉天省」東部，爲受害最烈的區域。依照了日本軍事當局底意見，這些地方的「土匪」原來已經開始帶有一種新的惡化的色彩，而這種色彩，乃是含有以朝鮮人爲主要成分的共產黨作用底面目的。

當本人在長春與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將軍晤見的時候，他曾說：自本年四月以來，除吉林省以外，在「滿洲國」各處的日本軍分遣隊現在都已經歸返原防了，「剿匪」工作，都交給了「滿洲國」軍警。不過在吉林省，雖然因爲重山疊嶺，受着種種的阻隔，「剿匪」工作却還是由日本軍隊積極進行。據岡村將軍估計，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瀋陽事變剛剛過去的時候，滿洲的「土匪」總計約有三十萬。他聲稱這個數目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已經減到了五萬與六萬之間，而目下呢，却只有三萬與四萬之譜，其中只有一萬左右是真正活動的。

如果岡村將軍所說的這個數目是正確的，則從他們能夠做出的結果判斷起來，這些剩下來的，必定是一些很了不得的「土匪」了。本年八月二十二日「滿洲國」官方新

聞機關，在某一次通信裏所引用的數字上，就曾洩漏了下面這些消息：中東路東段自本年開始以來，已經有十九次的列車遭過破壞，同時路軌被損害過有四十一次，各車站被襲擊過有九十二次。在這同一個期間，乘客與鐵路人員被綁者有一百十六人，死者四十六人，傷者一百零二人。總計從一月到八月這一個期間以內，因「匪患」而受的損失，約爲日金一百萬元左右。

在哈爾濱，那地方一年以前是認爲不宜于徒手去郊外走動的，現在情形是較好了一點。一部分是由于驅逐了那群一羣爲害的俄國匪徒出境的結果，據說這類俄匪，原先是與當地一些俄國籍的警務人員互相勾結着，而施行活動的。不過如今野外的高爾夫球場上却還是少不得要有武裝的。不過如今野外的高爾夫球場上却還是少不得要有武裝的。不過如今野外的高爾夫球場上却還是少不得要有武裝的。在瀋陽，八月底有兩個外國（其中有一個是入了美國籍的），就會經在距城不遠的清陵，被綁去。

這裏有一件很少聽見說起的事，可以表示日本人所遭過的困難。先是他們正在靠近朝鮮邊界，由圖們向北至松花江上的一個地點修一條鐵路，而爲了這個計劃，他們需要在鐵路北端徵收土地。于是由鄉村地方行政機關裏的日本顧問發出命令，說要中國農民把他們底土地的契據交出

來「登記」。當地的農民有許多曾經在那兒世代耕種着他們底土地，就從來不曾發生過所謂契據的問題。有的呢，他們雖然有契據，却不願意交出來，因為恐怕那是日本人底一個詭計，是要藉此把他們底土地沒收了去的。

無論這件事辦得對與不對，但事實上却是大大的激起了公憤，以至于使農民們一個個都變成了暴寇了。他們舉着鐵鎚，斧頭，以及其它幼稚的武器，據說到處屠殺日本人，從那些日本顧問殺起，以後就攻擊當地的日本駐防軍隊了。不久，他們又把注意轉向了卜居在嘉木寺（譯音）附近的一羣武裝的日本僑民，而當這個暴動正在進行着的時候，「土匪」又夾了進來，增加了紊亂。最後藉了飛機底協助，日本援軍總算把秩序恢復過來了，然而據一般可靠的外國人方面的目擊者底意見，則這個恢復，却已經是在日本方面已損失了將近四百條生命，而中國方面則更是已經損失了將近二千五百條生命的以後。對於這個數目，日本軍事當局是加以否認的，他們聲稱，日本人死的還不到五十，其中並沒有平民，而中國人底死亡數，也遠不及它方面報告的那麼多。在討論着關於日本移民的一般問題的當中，岡村將軍却說到原先由日本所派遣過來的「千名武裝僑民裏面，現在有二百名爲了需要將息，已經回國去

了。他說，日本當局正在計劃着還要派遣大派的僑民出來，可是這一回却並不武裝。

但是，要說到這些法律與秩序上的建立，或者是爲了事實底必然，進行得過慢，然而貨幣底改良却是進展得可驚地神速。當一九三二年三月間新局而剛成立的時候，會有一萬四千二百萬左右的賤價鈔票在各處流通着，這些鈔票代表十五種不同的貨幣。到同年八月中旬，「滿洲國中央銀行」把這些舊鈔票收回了百分之九十四，而發出了一種信用可靠的新鈔票去代替，這種鈔票，現在已成爲一種公認的匯兌媒介。在「滿洲國」大部分的各地流通着。雖然這個急需的幣制改良的功效尚未完全顯出，外國銀行家却早已覺得這種改革在將來一定可以改善農民與商人底地位的。「真不愧爲一件頭等的出色的工作」——這乃是一個外國領事對於幣制改良這回事所下的一個評語。

「滿洲國」內的中國人民，對於這個新統治所持的態度，彷彿真可以用一句中國老話來說：「沒有法子」。本年三月間溥儀「登極」也並不會引起什麼顯著的反應，好意的，或非好意的。既難于看出他們與「滿洲國」政府有什麼合作的事例，而在相反的方面，却也並不能找出什麼精極的反對的痕跡。大概在小商人當中的憤恨是比較最大

的，因為由於那些背包的日本小商販的大群侵入，中國小商人的命脈已經在大受威脅了。據估計，過去十二個月當中，在哈爾濱的日本商人已增加了一倍，而同樣情形在其它大城市如齊齊哈爾與瀋陽各處，也都發現着。有人說日本軍事當局因為知道這種移民可以引起反感，曾經努力遏制這種移民的運動，但又感到自己無法去阻止。至于由中國本部移來的人口，也同樣地在增加，在本年上半年由大連入口的已有勞工二十五萬六千八百二十二入；去年在相同期間內入口的只有十九萬一千零五十七人。這個大量的增加，據說是由於在日本人羽翼之下的普遍的實業發展，所以有低價的勞工的需要。

☆ ☆ ☆

用政治勢力來干涉商業，使有競爭的商業不能有常軌內的競爭，這種事最足以使「滿洲國」內的外國商家無往而不受其迫脅。前年三月十二日，僞國外長雖曾宣言：

「關於滿洲境內外國人民的經濟事業，我們要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然而長春的官吏並不假裝要履行這種宣言。他們現在說的，大致是這樣的話：『全世界對於日本和『滿洲國』的貨物都有種種入口的限制了，爲什麼我們還要單獨履行門戶開放的原則呢？』」

眼前最受迫脅的是外國煤油公司；他們向來的營業很發達，可是他們也知道危險不久就要到了。上半年早就提議，「滿洲國」當局打算要設立一個油的專賣公司，由政府經營，其目的明明是要排斥一切外國油商，不許他們在滿洲銷油。這個專賣機關預備在一九三五年上季開始，因爲在大連附近建造的煉油廠到那時可以開工了。這個滿洲油公司，資本爲五百萬元日幣，——南滿鐵道公司投資二百萬元，「滿洲國」政府一百萬元，其餘爲日本各油公司投資，——打算專運生油進口，提煉出汽油，火油及他種燃料油；預計最初期可以供給滿洲所需（現時每年估計約需三千萬加倫）之二成，將來可以供給到五成。

據說，現在長春當局正在考慮兩個實現這個油專賣的計畫：一個是「銷額成限制」(sales quota)，一個是「分區銷售制」(zoning)。前者是要限制每個外國公司與日本公司每年零銷不得超過若干箱。後者是要把「滿洲國」分作若干銷油地帶，每一地帶歸一家油商銷售。在日本國內，現行「銷額成限制」之下，外國油商銷油不得過全國銷額百分之五十。滿洲日報 (Manchuria Daily News) 曾載東京電訊說：「本年商務省當局製定六月至十二月銷油額時，曾特別留意俾得那些輸入生油來提煉的或銷售本國

油的商家，而壓抑那些輸入淨油的商家。」照此看來，「滿洲國」內大概也要施行同樣的政策，所以外國零售商人，即使在初期能分得銷油額的部分，到了日本油公司根基已固時，他們終要漸漸被排擠出去的。當此滿洲境內需用各種摩托車日多，汽油的銷量日增的時候，這種排斥的政策是最不幸的。但日本的辯護人要說：這個商場的發展是日本之功，日本實業得一點實惠，還不算公道嗎？

記者曾爲此事訪問「滿洲國」財政部的總務處長 E. E. 君，問他現在滿洲境內營業的外國油商，在將來要受何種影響。他說：外國油商可以做三種事業：可以販運生油來賣給大連的提煉廠，可以賣淨油給政府的收買機關，可以做零售商，與日本商人分爭零售商場。他這種話是不管安撫外國油公司的，因爲賣油的大利益在於零售淨油，單運生油或整批運淨油是沒有大利可圖的。

現在滿洲全境零售淨油的生意，百分之八十在英美商人手中，日本商人與蘇俄分得其餘的二成。去年入口的二千八百萬加倫的汽油，英商亞細亞公司就供給了一千零六十二萬多加倫。我們現在可以明白了，在東京的英美大使館儘管提出抗議，「滿洲國」的當局是決心要重新支配這個油商場來嘉惠日本油商的了。

### 獨立評論 第一二一號 「滿洲國」觀察記

究竟這個滿洲油公司的計畫，有幾成是因爲日本軍事當局爲了純粹軍事的理由要把油業收歸官辦，有幾成是因爲日本商人要多佔利潤呢？這一點是很難斷定的。但是最近有一件事可以明白證實關東軍是有大決心要實行他們統制「滿洲國」經濟政策的。最近成立了一個日美合資公司，（美國股東有百分之廿五的股份），想在大連做裝置美國汽車的營業；這公司是得了關東租借地政府的特許的。地已買了，建築合同也簽了，機器也向美國定購了。忽然關東軍出來干涉，關東政府也就不能取消他的特許。發表的理由是：關東軍不願意有一個私家公司在大連裝置汽車，以免和一個在瀋陽專做裝置運貨汽車及公共汽車（用日本的摩托和零件）的半官立公司相競爭。這個取消的公可曾向軍部要求賠償中止的損失，但到八月中爲止，還沒有賠償的消息。

外國商和其他商人現在研究「滿洲國」投資問題的，都忘不了這件事的教訓。那個大連汽車公司的損失還不算大，要是一個開金額的計畫，或別種同樣需要大本錢的計畫，若是中途停止了，損害就更大了。前車之覆，正是後車的警告，所以多數外國商家現在都採取一種靜觀的政策，他們要等候「滿洲國」的經濟政策比現在更明白確定

的時期。現在「滿洲國」的經濟政策必須顧到五種柱石利害互相衝突的權勢：一是那權威最高的關東軍，二是那代表日本政府意見的日本大使館，三是南滿鐵道會社，四是關東租借地政府，五是那個若有若無的「滿洲國」政府。

在他們背後牽線的，是那些侵略主義的日本企業分子，到處搜求發跡的機會。我們可以明白，日本統制滿洲的最後方式至今還沒有決定；在那個問題決定之前，外國投資是冒險的。

## 關於「國醫」問題的討論

### (一)我對於西醫及所謂國醫的見解

西醫的四根柱石（傅君所指的）的確是力敵萬夫顛撲不破。中醫無論如何攻擊也是自找倒霉，因為它每門都是風雨不漏的嚴密證據如山。建設在這四根柱石的西醫當然可靠性非常的大，因此凡受過了西洋教育的或受過它的影響的人，沒有不死心塌地的信仰它。

中醫又怎樣呢？中醫的柱石是甚麼呢？到底有柱石沒有？有證據沒有？我私人以為它未嘗沒有柱石，未嘗沒有證據！柱石就是那些玄妙的五行六氣陰陽等東西。這些東西都是科學上所不容許的。可是它們並不因科學不容許或不能解釋而失去它們的地位。因為如果有人細心研究還能有使他們所真正代表的實質顯露出來的一天。

中醫的五行並不算出奇。為什麼？它祇是一個循環而

### 劉學濬

已，金尅木，土生金；構成一個循環圈子。那金尅木不瀉是金有害於木的另一個說法——醫學上的費話——要是拿「金」當肺「木」當肝的話，這「金尅木」就是說「肺要是有了毛病了，則肝也受損失」那「土生金」就是脾要是強了能夠使肺受益。這樣互相生剋是很淺易的，祇是互相益損。醫書中說肺屬金，脾屬土，腎屬水；等很清楚，並沒有說肺即是金，脾即是土；等話。這屬字有很大的關鍵。人身本是一個大機器，全部沒有病才是沒有病，一部分起了毛病則難免不影響到其他部分。科學家或者會問為什麼中醫用五行代表五臟而忽略了腸子等重要器官呢？這不能不歸咎於解剖學的不高明了。

中醫診斷手續無疑的沒有徹菌檢查，這也許將來可以

採用的一西醫採用微菌檢查也不久，並且，祇在懷疑時，或須證實時才施用之。其餘的診斷手續則並不次於西醫，或且過之。望·聞·問·切·四樣都是十分徹底的，祇要真辦到了。在切脈方面西醫並不否認脈搏現象的意義，反之西醫學者都很注重脈搏的現象。略知西醫的人都知道西醫也注重脈搏利用它來診斷。下面節譯 Halburton, M.D. F.R.S. 所著醫學生理的一段：

【按脈時應當注意下列各點：

- (1) Frequency (次數) 即每分鐘所跳的次數。由是可知心的動作。
- (2) Length (脈長度) 即每次跳動所經過的時間長短。
- (3) Strength (脈勢) 即脈的跳動是否有力無力。由是可知心力如何。
- (4) Regularity 及 Irregularity (規則與不規則) 即心的跳動在力方面及在節拍方面有改變，則顯出不規則來。
- (5) Tension (張度) 即須用多大力量才可以按下脈搏去，這可以知道血管的情形及其抵抗力。

【在有病的時候脈搏有某種許多的變化在此祇略述其

二種：(1) - Intermitent Pulse (間斷搏) 這是因為心偶爾少跳了一跳而起。(11) - water Hammer (水錘搏)

獨立評論 第二二二號 關於「國醫」問題的討論

因為心的輸血管回搏或因血管失了彈性而起。：】

由上譯的一段可以看出來西醫並不像官崇西醫者所讚誦中醫專靠脈象來診斷。西醫也是這一套把戲。可是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就是西醫按脈專以心為對象，因為血由心所發動，所以祇說關於心的方面居多，關於神經方面較少，而關於別的部分肺肝腎等也少。我們是不是應該關於西醫所說的面漠視中醫的脈象診斷？西醫所標示的五類全與中醫的符合，中醫的廣而充之範圍較廣。西醫祇拿機械的東西 Sphygmograph (脈搏顯示器) 來表示脈搏的形式，所以祇知道五種。中醫拿人，拿人的神經，聰明智慧，有經驗的指尖等來測驗脈所以能知較多的脈象。機械雖靈巧，到底沒有思想。中醫除了心之外還能測知其他各臟腑的病態，這是不是合理呢，是不是可能呢？脈搏與聲音不同，較聲音尤為微妙，聲音震動可以用 Kymograph 來表示，可是脈搏用機械則嫌不足。西人鑿酒專家，不是可以用舌頭鑿別各色酒香嗎？西人鑿茶專家不是可以用舌頭鑿別各色茶香嗎？他們西人用人作這種事情，因在沒有再好的方法，他們用 Sphygmograph 來鑿脈搏是因為沒有專家而已，豈他們西醫所甘心！也是沒有再好的方法罷了。

中醫所謂「寸」「關」「尺」等名詞都是詞令上的事

情，與醫學無關。如果說三個指頭的距離間脈搏不會有如中醫所指的變化，那全是個人大意未加細察。人人在自己手上都可以試驗，的確有微妙不同，一次試不出則再試，自然可以知道。這並不是幻術。脈搏有許多不同的變化為普通人所不辨的——正為非醫酒專家不辨酒香一樣——祇有專門研究，專心細察的人然後方可以分別出來。還有，一根動脈管，經過三個指頭的按壓（等於三個開門似的）之後其中的血浪會起不同的脈象也是自然的。如果祇硬說同一脈管絕沒有許多的分別恐怕是武斷而已。從前我也是這樣的武斷，後來自己試驗過多次漸漸才放棄這種主觀，再証以西醫用機械所得的結果更支持我國切脈並非玄虛。實在另有道理祇是浮躁的人不深察不追求罷了。

中醫的缺點及特點就是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問細胞起了變化才發生疾病，祇問所生的是甚麼病。知道了病就按病去治。所用的藥及藥方都是經驗良方。我很同意，傅先生所說的話，中醫是一部「經驗良方」。可是世界上的醫學不是經驗良方又是些甚麼呢？好的中國醫生，西洋醫生，不都是富於經驗嗎？西醫所得的是由機械式的（物理化學全是機械式的）研究而來，由於低級動物的解剖測驗而推到人身再解剖死人。因此人身的構造方面西醫比

中醫書所知道的較真確詳盡。在許多方面西醫都是可靠的，尤其是手術及皮膚病。中醫的經驗在那裏呢？這是一筆血淚債！中醫都是以人命試驗出來的！古來因中醫而死人不知有多少，然後由作錯了及作對了的事實上慢慢造成今日的中醫。中醫活人無算，但死人亦等之。這樣的代價真是太大了。由大代價而獲得較整個的經驗。拿直接由「人」而來的學識來治人的病，自然比由下級動物來的較為合宜。因為人到底是人，活人到底是活人。拿死人來証活人的病終有許多困難。因為死了的人，各器官動作停止，或者部分的分化，沒有生命了。由這種解剖來的智識怕不能是整個的，祇是些局部的而已。生命這個東西實在太微妙了，目下還未有解釋，科學離開用試驗製造生命的事實還遠呢。我並不輕視解剖，反之，我極重視它，不過我以為單憑解剖還不能了解生命。我想這也許是哲學問題，反正科學目下當無合理解答。中醫不用或不明白解剖學，祇用極細微精確的觀察來審病，舉凡病人一切起居動作飲食排泄喜惡及一切外相等都有極清楚詳盡的記錄，甚麼病是甚麼徵都是很可靠的，也可稱很科學的。說到對証下藥，真是藥到回春。所以這部經驗良方倒也省事，全是用現成的事物。中醫書所用的名詞既隨便翻開書本瞧一眼的人並

無所曉，令文字不通順的看不明白，這真是一件憾事。中醫素稱儒醫亦非無因。五行，六氣，表裏，陰陽，已够玄妙的了，它還加上六氣相搏陰陽再分，真是沒有名師手指口授則無法了解了。

待我舉個實例來說明中醫不問細胞變化，不問微菌也可以治病。我的第二小孩今年三歲半，月前得了痢疾，剛得的一天，即找西醫看，他診斷說不要緊，吃多了。瀉瀉就好。第二天，病更重，隨即檢驗大便，看看是不是痢疾。後經證明是痢疾（不是 Amoebic 是 Bacillary 類的）西醫當然按這病去治，我們也覺得放心了，因為知道了病名，則必可對証發藥了。這時候病孩已不飲食了，每天瀉膿沫數十次。每天都請那西醫看，（我們恪守醫生的吩咐絕不係一班人每天中醫西醫的藥亂投）這樣五天過去了，病孩情形一天壞似一天，毫無起色，此時病孩已不能坐去來，軟弱到萬分了，大便不由自主的瀉出來，睡時露睛，呼吸短促，除了打強心針之外西醫無法去病。我們兩夜不睡靜候變化！第六天才改請中醫以作最後孤注。（這西醫是很有名的，醫術高明我們及親友的小孩大人，都請他看。這中醫也是如此，但必等到西醫無法之時才請他看）經過細心觀察及詳細報告病由之後，中醫切脈開方子，開完方子，

醫生說吃了這服藥之後管保胃口可開（喉口可開）大便次數必減少。病孩至今六天未食了。服藥之後二三小時，病孩居然要吃的！入夜大便也居然減少！後來一連七八天請他看，就完全好了。身體並未受痢疾的影響。西醫用內服藥及外洗藥洗腸，可謂上下夾攻，何以竟未殺菌？中醫一劑藥竟殺了若干菌。由此可見中醫不問微菌作祟祇以病治之反倒省事收效。中醫所用的藥其中自然有殺菌作用的藥品，不過以中醫的解釋却把菌字拋於九霄之外。祇說是脾弱氣虧必須「培土養氣！」他居然由培土養氣的路就走通了，微菌也都全消滅了。這豈不是中醫漠視微菌，等外國病理學而竟成功嗎？還有一個悲慘的反証！我那小孩病退不久，他的小朋友（住在附近的）因為吃杏子得了痢疾，他是個孤兒所以家長視他為寶貝一樣，立刻送到著名的西醫院留醫。經過七八天不見效又因為病情甚似我小孩子的，所以他們打聽我們所請的中醫。但是第八天那可憐的孤兒竟與其父母泉下相見了。

由上述事實可見中醫治病與西醫不同，所以它用的術語也不同，攻擊中醫的人大可以不必向他的術語用得幻想的比喻的方面着手。中醫根本上連人體內部地位都弄錯也不要緊。比方說中醫指鹿為馬亦無妨，唯一的條件就是總

是總指鹿爲馬就無問題，所怕者是無所定指而已。中醫所

指的是完全固定的，故無妨於醫道。中醫不明人體構造，生理細胞，微菌等亦無損於其治病能率。它是「經驗良方」

根據上述的各點看起來，西醫的立場是十分科學的，柱石是穩固的，沒有可非難餘地的。中醫是經驗良方，參以人情與 Common sense 所以治病要顧及四時的時令（西醫

也注意，不過程度及側重遠遜中醫）中醫的一束矛盾可以用上面指鹿爲馬來解釋。我們知道中醫書中難免沒有附會的事情，不必吹求過甚。西醫目下絕未達到不可再進步的地位，尤其是在脈搏方面，全身各部互相影響方面；中醫的生死問題。中醫譏西醫爲頭痛治頭痛腳痛治腳，也有它一番大道理，最好由精通西醫的人竭其一生精力拿西醫科學的學識作基礎再進而研究中醫書內的真理，把一束矛盾分別清楚，整個明白。不必急於把數千年的古董立時消滅。這樣對於學術對於人類都有所貢獻豈非善計。中醫方面亦應盡力設法減少術語上的玄虛，改用些可以捉摸的詞令來表示病理病態，利用西醫既有的學識參考科學的方法再求精進。

我的見解如是，醫學專家以爲當否？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夜

附答

孟真

劉學濬先生的這篇文章很長，而且有些簡筆字，我不認識。費力氣看了幾遍，仍有不甚了了之處，姑照我的印象分析出來作答。這文章似可做兩部分。一，普遍支持中醫的說話；二，他的脈搏論。

劉君支持中醫的理論有下列幾點：

一，中醫的「柱石，是那些玄妙的五行六氣陰陽等東西；他們並不因科學不容許，或不能解釋，而失去他的地位。」這話和這一類的話，我都不須再去回答。

二，中醫「經驗良方」之價值。這裏我要實備自己一句，我在第一次作「所謂國醫」一文時，冒然不經意，用此一句。其實所謂「國醫」者，經則有之，驗則難說，方則有之，良則未必，我應該說，「經用方劑」，而率然用了「經驗良方」一句，這是國醫所不配的！這是我揮辭的忽略處。現在姑且退一步說，所謂國醫竟有些經驗良方，則試問不能分析病源，不能檢定病象的人，如何能用這些良方？俗語說，「對症下藥」，現在不會找對了症，如何下藥呢？周鯤的村市生涯中有醫士一畫，其形容云：

到處懸壺，因施得售。方本龍版，藥皆仙授。或訪

奇經，更傳神咒。百妄一真，適與病痰。

憑百妄中得一真，這真危險極了。劉君在此點上常也和其他溫和派的國醫論者一樣，以為中醫雖罔知病理，缺乏診斷的工具，而經驗是可貴的。這是下段的話。

三中醫與經驗。凡是經驗，一個人的不盡可靠的，要靠有資格的衆人；一生是有限的，要靠累世遺留下來。不幸我們的國醫動輒曰秘方，此言若是謊話，更不必論；如假定他真有一個不示人的方劑，則試問方既秘矣，如何可以衆人之經驗而斷定其良否。記得幾年前，英國醫學會中一位醫士，發明了一種治療某病的方法，而秘不示人，遂被醫學會開除會員資格。這事不特表見近代醫學家的道德，並且也只有這個公開的法子才能把經驗陶鍊出來。而且中國文化中有一件最不幸的事實，醫學也不是例外者，即是中國文化中若干事缺少繼續性。以學問論，人存學舉，人亡學息，古往今來，每有絕學之歎，不像歐洲，能以學院教會，或學會之建置繼續推行的。以方技論，更不必說，百科難樣，每經亂事而失傳。即以醫學論，中世紀的阿拉伯大學中，即設醫科，若干知識直承希臘及亞歷山大城時代；近代醫學更是慢慢靠學院之建置發達起來。這纔是一番大經驗，因為這是各時代各地方的所有科學紀律的

經驗之總匯。至於中醫中，非僅醫者向有所謂祖傳秘方，如小兒科如骨科等等，其中自然有些妄人，然其中也有保護傳方的人。至於儒醫，轉多以看書自修為成業之途徑，其真正拜老師者已經不多。況且歷代儒醫是沒有醫院沒有學校的，雖前代時有御用醫士之設館，並有一種考試制度（唐宋皆有之，王安石曾設醫科于太學範圍中，而未通行），究竟不若近代醫學上之建置，能將經驗以文字或身授之方法傳之于人。所以不談經驗則已，如談經驗，則近代醫學全部是個大經驗，豈是自修之儒醫所能比擬者？中國許多業儒醫者每是泛泛讀書人的一種轉身，不是每人都有師承的。這些儒醫所師承的只是那些中國醫書自內經傷寒論以下者，而這些書之不能以科學的觀念了解之，又是顯而易見的。如此看來，近代醫學正是一個絕大的經驗，國醫轉是些你的我的，每每各不相干的經歷而已。經歷之未曾經過衆多有訓練的人士之體驗，未經一代一代因傳流而改進者，每是無多價值的。

四，劉君有些極幼稚的說話，如「中醫是直接由人而來的學識；自然比下級動物來得合宜，因為人到到底是活人，拿死人來證活人的病，到底有許多困難。」近代醫學所以每每用上等動物（注意，沒人用下等動物試驗）試驗

者，正是憑藉哺乳類生理大同的原則，又以人不可試驗，站以其他哺乳動物為試驗，然後證之于病牀。若在人類為無效，立時放棄其病牀用處，絕無遺以其他動物試驗之結論，在人類為有同等效力之近代醫學。至于死人之談，同樣幼稚。即如生理學，全部是活人的生理。解剖學因不能生切活人之故，自然材料是死人的，然近代解剖學，加上生理學的原則，既不會以死後現象為生前現象，同時並以死後材料推求生前形態。劉君這些幻想，似乎辜負他之讀

過Fallibonson——我舉此一事，其他不暇多說了。

五，劉君以為中醫許多事「都是詞令上的事情，與醫學無關，」而且「中醫指鹿為馬也無妨。」這真是我們相信二五等於一十的頭腦所不能，解的。請以傷寒論一部書說，全部方劑都是根據陰陽六氣的病理脈氣的診斷而定的。若說中醫的學說沒關係似乎是不看中醫書的說話。說句國粹的孔夫子語，「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劉先生所承認的「國醫」之名不正，如何能使國醫成一種有紀律的學問呢？

六，劉君說了一段他的小兒為何西醫治不好，中醫治好的話，似乎全篇的精華在此。殊不知這知事實，我們第一要知道，這位西醫是何種人。第二要知道，這個病究竟

是什麼病，病到什麼程度。第三要知道，這位國醫用的是什麼藥。劉君如成有興趣，大可把這藥。請有資格的醫師試驗——如果有人肯的話。若這些條件不具，只是一段感情的國醫敘述，這在科學上無證據的價值。

劉君之新的脈搏論，有下列幾點，敢貢鄙見。

一，劉君以為脈搏與心臟以外還有關係，不過西醫用機械測量不出來，而又沒有切脈的專家。我對這樣話只好長歎。誠然人身是一個整東西，其中一部分與其他部分都有關係，最淺的例，各處都是血液循環到的，各處都是神經聯絡起來的，然而此等泛泛的關係，不成科學考察的對象。脈搏只是與心臟有直接關係。脈搏只是心臟開合在四肢上之表顯，這是一件最淺顯的解剖學上事實。若並此而亦懷疑，自哈徹氏以來的生理學都算白費了！劉先生若不信這話，請到任何一個解剖室裏看看去好了。誠然其他內臟是可以影響心的，因而這影響可以表現在四肢的脈搏上，例如腎臟之易於影響心臟，內臟獨立神經系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之長在影響心臟等，然由這些內臟決不是能直接與通身的動脈聯絡起來的。且腕上動脈之搏動正是心的動作，這並不是有關係的兩件事，而是一件事哩。至於西醫用機械測量不出來，而中醫能用手指測出來

，更是奇談。機械測量是遠比人體爲精密而正確的。我們對於大氣的壓力及溫度，本有感覺，但決不夠氣壓表寒暑表那樣精確。又如中國土法燒磁，每看火候。究竟肉眼看的火候不準，不免一爐燒壞，西洋人用高度測熱表作測驗，免得大害本錢，這在燒磁人又是性命交關的事了。

二劉君似乎只看了 Haliburton 以爲西醫之測心臟，脈搏，只是那些器具。其實那些器具早已比中醫的手高萬倍了，然西醫也並不只此而已。Haliburton 一書本是英國最流行的書，大體是爲醫學生考前級考試而用（然在倫敦大學之此樣考試，此書已不夠用，而須以 Starling 書

## 編輯後記

△徐敦璋先生是南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是最熟悉國聯的組織和歷史的。他評論「中國運動國聯理事連任失敗之意義」的長文，剖析國聯的形勢最清楚，大可以補救我在上期寫的短評的許多缺陷。

△魯學瀛先生從南京寄來「四川」一文，題目是我改的，文字也因篇幅關係刪去了一部分。他今年春天曾在四川

爲本）並不是代表當代生理學方法之大成者。劉君是治實驗語音學者，故如此提出 Kymograph，不過劉君不要囿 Kymograph 只是記錄器並非測驗器。即 Kymograph 自身，也有許多樣，實驗語音學者所用並不是最繁細的，更有用電流，用照像的記錄器。好在這些方法有專書可參考請劉君看 Abderhalden: Handbuch der biologischen Arbeitsmethoden. Abt. V, Teil 4. 又同書 Abt. II 記載各種物理的測量器，記錄器，豈僅 Kymograph 而已。卽爲若干醫院都有「照心相」(Electro car diogram) 所記錄者，豈是中醫切脈專家所能弄得明白的。

孟真

適之

大學教課。

△「滿洲國」視察的記載，是 Manchester Guardian 的駐中國記者田伯烈先生的通信稿，前半是朱金霞先生譯的，後半是本社中人譯的。

△「國醫」問題的討論，我們先後發表了兩篇，這一次討論的作者劉學濬先生是一位研究實驗語音學的學者。

